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1997/178
28 February 199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97年3月3日

卢旺达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卢旺达政府给联合国秘书长派往大湖区特别代表穆罕默德·萨赫农先生的备忘录。

这份备忘录的目的是使特别代表和安理会成员能够更好地了解扎伊尔东部危机的根源,以寻求以适当的方式解决扎伊尔的内部危机。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卢旺达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吉迪恩·卡伊纳穆拉(签名)

附 件

(原件：法文)

1997年2月19日

就扎伊尔东部危机给正在卢旺达访问的
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大湖区共同特别
代表穆罕默德·萨赫农先生的备忘录

1996年9月以来，扎伊尔经历了一场由刚果-扎伊尔解放民主力量联盟对蒙博托政权发动的内部战争。这场战争是在基伍南部开始的，自基伍北部之后已包括了上扎伊尔，现在已蔓延到卡莱米和莫巴地区的沙巴北部。

在此情况下，哗众取宠取代了分析，而国际媒介少有提起这场冲突的真正根源。

另一方面，冲突双方都在积极开展某种宣传。宣传的目的就是要以某种口径来掩饰金沙萨当局对目前这场战争的起因应负的责任。为此，扎伊尔政府便企图通过象卢旺达这样的邻国寻找替罪羊。

但是，任何人只要稍加注意有关局势的发展，就会清楚地看到产生这场冲突的动机。再说，这场冲突发生不久，很难一笔勾销。其中的一个动机就是扩大对扎伊尔东部的卢旺达人的种族灭绝、任意取消扎伊尔部分居民享有的国籍权利并企图将其驱逐出境。

除了扎伊尔的这一内部危机以外，在滥向种族灭绝的罪犯提供难民身份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和法律问题。

一、种族灭绝行动是扎伊尔危机的根源

1996年初，国际媒介经常报导扎伊尔东部正在发生的悲剧。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基伍北部开始的，种族灭绝的制造者，1994年7月以前的卢旺达政权的民兵和前军人

在该地区征用扎伊尔公民的土地、对其进行敲诈勒索和屠杀,但金沙萨当局对此却不采取行动。更有甚者,这些种族灭绝的罪犯还不时地得到扎伊尔军方及地方文职当局的共谋和协助。这一悲剧的最大受害者是讲基尼亚尔旺达语的扎伊尔人和试图隐藏受到死亡和灭绝威胁的邻国人和同胞的其他部落的人。

早在1996年3月,卢旺达政府就开始在其境内接待无数批逃离基伍北部的Rutshuru和马西西屠杀的扎伊尔难民。

当时,驻基加利的外交官目睹了难民的流入,这些难民揭发了卢旺达前军人和民兵所犯的一桩桩酷刑和无人性的屠杀案例。尤其是他们亲眼看到有人被活活烧死。为此,卢旺达和一些媒介从那时起一直在谴责这一种族灭绝的行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切并未及时和充分地引起国际社会应有的注意。

不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仍认真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同时,该委员会还谴责扎伊尔地方当局和军方与上述种族灭绝有牵连(1996年9月16日发表的委员会报告)。但是在此之前,代表Hunde、Nande, Nyanga和Havu各派的基伍北部的族长们已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义愤。这一点从他们给扎伊尔当局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在信中震惊地表示他们的人民居然不再得到应对其负责的扎伊尔当局的保护。扎伊尔新闻社已于1996年8月初发表了族长们的这封义愤填膺的信。据我们所知,该新闻社确实是金沙萨政府的一个官方机构。

卢旺达的民兵和前军人是否通过行贿,才使扎伊尔当局参加共谋和协助将1994年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延伸到扎伊尔东部?双方在反对讲基尼亚尔旺达语的扎伊尔人方面目标一致,或是目标一致与行贿兼而有之?

不论扎伊尔为上述悲剧寻找什么样的借口,令人十分震惊的是,它竟与就在自己领土内卢旺达的种族灭绝罪犯共同承担责任。

由于对1996年2月以来这一悲剧性的事态发展感到难堪,如今,扎伊尔的某些当局只好寻找国外替罪羊。它们这样做就是要企图人为地将卢旺达等邻国牵扯到完全是扎伊尔人对扎伊尔人的冲突中。

二、当扎伊尔剥夺其公民的国籍权利时

金沙萨当局在设法否定这场危机的内部特点时，即无意表露了它们应承担实际责任的证明。因为它们竟然如此漫不经心或轻描淡写地抹杀其部分人口的古老历史。它们不是将1961年来自卢旺达的基伍南部的巴尼亚穆伦格人称作难民吗？这种论调与扎伊尔总理莱昂·肯戈·瓦·东多先生于1996年12月4日和5日在瓦加杜古举行的非洲法语国家首脑会议上的说词如出一辙。

这一说词与当时的内政部长现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热拉尔·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的论调也相去不远。这正是他在1996年10月29日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备忘录中的言论。事实上，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在此文件中将巴尼亚穆伦格人说成是1924年才抵达其现居的领土，而不是象他们自己所强调的他们是在十六世纪时抵达的（见S/1996/895）。

在此，我们认为最好请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回顾其自己的根据，即：“Bafnlero本地人”，他们证实巴尼亚穆伦格人确实在此地区与他们共同居住了几百年。

除了当地居民的共同记忆以外，还值得提一下20年代的殖民统治者、1954年比利时研究人员如J·MAQUET和J·HIERNHUX以及1972年历史学家A·KAGAME等人提供的各种书面资料来源。

但是，蒙博托总统比其部长们更了解其人民的历史。因此，当他在1996年12月在欧洲停留后返回时宣布扎伊尔绝不可能存在国籍问题时，就绝非偶然了。他当时是在影射巴尼亚穆伦格人。但是不论金沙萨当局怎么说，难道可以对象国籍这样一种基本权利经常这样打主意吗？

为了更确切地说明问题，应该强调指出，在扎伊尔沦为殖民地前时代、殖民地时代和独立后时代，有四类基尼亚尔旺达语居民：

1. 1885年根据柏林国际会议确定殖民地边界的规定成为“刚果人”的居

民,其中包括巴尼亚穆伦格人。

2. 1924至1956年期间因对农业和矿业劳工的需求从卢旺达--布隆迪移居比属刚果的居民。这些人是移民,他们抵达定居国后,获得刚果身份证。

3. 自1959年以来由卢旺达难民组成的居民。

4. 1994年卢旺达新难民,自1996年11月15日以来遣返原籍国。

这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一类人。1885年柏林会议在重新确定非洲政治版图的同时,也修改了殖民前时代卢旺达的政治版图。结果失去了如今的Rurshuru, Goma, Masisi, Kalehe, Ijwi岛地区以及基伍南部现今巴尼亚穆伦格地区。

不言而喻,因环境所迫,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卢旺达人成为“刚果”国民,但同时保持其祖先传统文化和语言。这完全是一个新创造的地理框架,但其人文现实保持不变。1911年布鲁塞尔会议最终核可了这一状况。

金沙萨某些人士试图泛用卢旺达国家元首帕斯托·比齐蒙古先生阁下的话。这是因为1996年10月比齐蒙古先生阁下曾谴责对扎伊尔讲基尼亚尔旺达语的一类公民实行种族灭绝的行径,而他们是扎伊尔继承柏林会议的结果。

在此必须清楚说明:卢旺达对自1885年以来成为扎伊尔的殖民前时代卢旺达领土决无领土要求。然而,绝对不能指责卢旺达经常谴责1994年在扎伊尔东部对上述提及的讲基尼亚尔旺达语的居民实行的种族灭绝行径。尤其是本着这种精神,卢旺达当时曾提及第二次柏林会议。这次会议至少应同意由诸如扎伊尔等再次继承第一次柏林会议结果的某些国家从法律上接受这些居民。

在这方面,卢旺达最高当局已明确表示愿意充分尊重殖民地边界不可触犯性。但这项原则就其含义而言,同时也要求非洲各国完全承担其对自1885年以来改变国籍的居民的义务。

卢旺达作为扎伊尔的一个邻国,首先目睹了1996年初发生的悲剧。卢旺达接纳了成千成万逃避屠杀的难民。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直至1996年9月巴尼亚穆伦格拒绝坐以待毙,才使扎伊尔

觉醒。令人奇怪的是,当时基伍南部副省长Luabadji Rwasi-Ngabo先生居然发出最后命令,勒令这些巴尼亚穆伦格人离境,似乎他们在世界上另有国家。

三、扎伊尔东部武器贩运发生在目前战争前

为了使一场纯粹国内冲突国际化,扎伊尔当局多次声称,联盟部队使用了重武器,并称如果没有外援,这些部队就不可能拥有重武器。扎伊尔高级领导人主要是据此试图指控其邻国,包括卢旺达。

然而,这种论调只能对不了解扎伊尔总体背景以及自1994年以来扎伊尔东部真实情况的人有作用。

事实是,最近一段时间在上述地区各种武器都自由流通。前卢旺达军事人员和民兵也自然保持着其在卢旺达时拥有的一切军备。

正因为如此,认可扎伊尔总理莱昂·肯戈·瓦·东多于1996年8月访问基加利的卢旺达——扎伊尔联合公报强调必须解除逃到扎伊尔的前卢旺达军事人员和民兵的武装。

1996年10月7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女士重申必须解除前卢旺达军事人员和民兵的武装。她召开了她所领导的机构的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绪方贞子女士表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无法将难民与始终武装的前卢旺达民兵和军事人员相分离。

除1994年7月从卢旺达带来的武器以外,还要指出的是,在两年多时间内,还有大量武器不断运往该扎伊尔地区,借这些前军事人员和民兵使用。这些武器来自某些外国、联合国正在拟订的报告中提及这些来源。

在扎伊尔东部由前卢旺达民兵和军事人员掌握如此大量武器的一个后果是导致该地区战争工具走私活动猖獗。这种走私完全无法无天,参与卢旺达种族灭绝的人不受任何政府管制。

这一局势很不安全,一触即发。卢旺达政府既为分区域各国的利益,也为扎伊尔

的利益，不断谴责这一局面。

十分荒谬的是，当上述武器被用来屠杀自己的人民、主要是讲基尼亚尔旺达语的人时，扎伊尔政府始终置若罔闻。直到1996年9月遭屠杀的人民对刽子手进行反击时，扎伊尔政府才醒悟。此外，必须指出，扎伊尔政府坚决拒绝就扎伊尔东部武器贩运问题同调查委员会合作。记得该委员会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设立的。

此外，巴尼亚穆伦格人曾受过使用武器的训练。对此，金沙萨当局决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他们记得蒙博托政府在60年代曾武装并大肆利用巴尼亚穆伦格人平息基伍南部“Mulecisse”叛乱。

至于目前扎伊尔不同力量结成联盟反对金沙萨政权的行径并制止在扎伊尔东部开始的大屠杀的做法，这决非卢旺达等邻国的事务。扎伊尔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最近在纽约亲口承认：民主力量联盟领导人，如劳伦特·卡比拉、恩甘杜·基萨塞等等，都是地地道道的扎伊尔人。

四、在扎伊尔给予种族灭绝罪犯何种地位？

A. 自1994年以来的暧昧局面

1994年7月，卢旺达前政权的种族灭绝理论家、许多民兵和前军事人员逃往布隆迪、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扎伊尔。他们刚刚在卢旺达屠杀了一百多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图西人，但也包括反对种族灭绝理论的胡图人。

这批民兵和前军人在他们逃离时用操纵手段，尤其是军事手段强迫数十万难民流亡他乡。在收容国，种族灭绝的罪犯居住在难民营中，他们在那儿肆意把带来的流离失所的无辜居民作为人质。他们企图把这些人质作为政治挡箭牌并对怀疑有返回卢旺达意向的任何人以死相威胁或加以杀害。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令人气愤的是，武装民兵和前军人一直从提供给难民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中捞取好处。再者，正是这伙人控制了难民营的援助并最终把援助当作他们玩弄操纵把戏的工具。

扎伊尔的局势特别敏感。不仅几乎所有卢旺达民兵和前军人都在基伍北部和基伍南部(扎伊尔东部),而且后者在那儿控制着他们从卢旺达带去的所有武器。另一方面,某些外部势力继续同扎伊尔政府相勾结向他们提供武器。如上文指出,武器集中在卢旺达民兵和前军人手中的直接后果是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行动蔓延到扎伊尔东部。此外,这批武装罪犯还披上难民的外衣。

不过1951年的国际公约和非统组织1969年的公约对此都有明文规定。这些公约都否定种族灭绝罪犯和所有破坏和平的武装分子或参与者的难民地位。

关于这个问题,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对这种情况表示遗憾,同时强调,没有收容国的协助,该办事处根本不可能独自从普通难民中区分民兵和前军人。

B. 同站在扎伊尔军队一边作战的民兵和前军人

记得1996年2月至8月首先在基伍北部针对说基尼亚尔旺达语的一类人进行的选择屠杀后来扩展到基伍南部。当时这场屠杀主要由卢旺达民兵和前军人组织,并有扎伊尔东部某些文职和军事当局的共谋和协助。

1996年9月基伍南部的巴尼亚穆伦格人(说基尼亚尔旺达语的扎伊尔人)不愿束手待毙,拿起武器反抗侵略者。他们要公开对付卢旺达民兵和前军人以及指挥这次行动的扎伊尔军队。

事态发展令金沙萨政府特别尴尬。以前发生的屠杀常常被说成是扎伊尔东部的卢旺达种族灭绝罪犯变得不可收拾的作为。但这次不便说扎伊尔政权好象与这些罪犯同流合污继续杀害本国人民。当时扎伊尔当局以想象中的外来威胁充分宣传作为官方介入的借口。此外,这成了一个自然的借口,可借此解释后来呼吁用外来军事援助对付看来有组织的国内反对力量。从此以后,卢旺达民兵和前军人就全面介入了他们从另一方面煽动的这场扎伊尔人对扎伊尔人的战争。他们在基伍南部、基伍北部和目前在上扎伊尔继续同扎伊尔军队并肩战斗。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这批民兵和前军人人质的数十万难民才能返回原籍

国。从1994年7月以来保持武装的难民营首领在其他地方任职,战后甚至空闲无事。

还有,1996年11月15日开始难民大批返回使扎伊尔东部的难民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数十万的难民只剩下数万民兵和前军人以及他们在上扎伊尔的家属。这尤其是在廷吉-廷吉这个由扎伊尔军事当局提供武器弹药装备的真正军事大营。

这里的情况很明确。因为难民大批返回卢旺达和民兵及前军人在扎伊尔战争中的立场使今天能够解开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疑团。从难民营统统收容难民、一直武装的民兵和前军人那时起这些疑团长期以来笼罩着难民营的地位问题。

此外,还呼吁国际社会及时调整立场。紧迫的问题是不再给予种族灭绝的罪犯,卢旺达民兵和前军人他们不应有的难民地位。

结 论

卢旺达政府欢迎最近任命穆罕默德·萨赫农先生为联合国和非统组织大湖区特别代表。同时它希望此举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大湖区的实际情况。

在联合国和非统组织特别代表值得注意的敏感问题中较突出的是扎伊尔东部的危机。这是一场在1996年9月爆发的国内战争,但其原因却追溯到当年年初,因为当前同蒙博托政权交战的联盟部队反对从1996年2月以来在北部和南部相继发生的暴力、屠杀和种族灭绝行为。

联盟部队还反对扎伊尔政府在国籍权利这个重大问题上听由政客为所欲为的轻率态度。

这些政客甚至怀疑说基尼亚尔旺达语的扎伊尔人的国籍。这样,对他们来说,1885年殖民地的边界划分就顺理成章了。结果是采取蓄意行动把他们赶出基伍北部(Rutshuru, Masisi和Goma)和基伍南部(巴尼亚穆伦格地区)他们祖祖辈辈的领土。

侵犯不可剥夺的权利加上灭绝这类人或那类人的行为构成了这场战争的基础。毫无疑问,必须通过分析这类问题,尤其是分析纯属扎伊尔内部的其他要求,来寻求这场危机的持久解决办法。不从这些方面而从其他方面分析扎伊尔的危机就会再次

作出错误的判断。

常常遭到扎伊尔政府责难的该区域包括卢旺达在内的国家没有任何领土要求要提出。恰恰相反,它们希望这个邻国为非洲大陆这部分的持久和平重新获得国内的稳定。

然而,卢旺达感到愤慨的是,扎伊尔今天还在它自己的领土上玩卢旺达种族灭绝罪犯的游戏。

扎伊尔当局帮助民兵和前军人在基伍北部和南部进行种族灭绝活动并充当其帮凶之后,现在已开始征召他们为正规军和雇佣军。

这方面还产生公共的国家的和国际的道义问题。这儿我们强烈要求国际社会负起责任。既然长期流浪的真正难民都返回了卢旺达,那么最终还要继续把武装的民兵和前军人当作难民吗?

归根结底,难道不能要求扎伊尔政府对扎伊尔东部的本国公民承担责任并且公开质问它为什么在非洲独立40年后去大力恢复雇佣军!

外交与合作部长

阿纳斯塔斯·加萨纳(签名)
